

山腰電影院

《消失的情人節》(My Missing Valentine)



若一個人的行動永遠都早人一步，生活總是搶拍行事，就像跟時間銀行借款一樣，她每天都比別人多借了一點，而這一點一點累積下來，累積到24小時的時候，她就吐回多借的時間；也就是當別人的時間在前進，她的時間卻會靜止，直到多借的時間還清，直到這天黑夜過去、隔日白晝來臨——世界如常運行，但對她而言，那是消失的一天。

陳玉勳導演的作品，總帶有些奇幻元素，2020年榮獲金馬獎最佳影片的《消失的情人節》，他就玩起了上述的時間魔法，讓急性子的女主角楊曉淇，人生有了「消失的一天」。偏偏那天是情人節，好不容易才剛交男友，終於擺脫母胎單身的她，人生中第一個有情人的情人節，就活生生不見了。更詭異的是，她的皮膚像被曬得發紅，街上照相館竟還擺著一幅自己不知何時被拍下來照片，背景是在海邊，裡頭的自己還睜大眼睛微微笑著。

究竟消失的一天去哪了？曉淇和我們的疑惑，在電影下半場慢慢解答。

原來，有人少了一天，就有人多了一天。平常總是慢人一拍的男主角阿泰，在情人節當天，發現世界忽然靜止不動，只有他活動自如。他最想做的一件事，就是載著暗戀的女生到他的秘密基地，傾吐自己的心意。而那女生不是別人，就是曉淇。他與曉淇其實在小時候就認識，當時阿泰的父母因車禍身亡，他自己也因重傷孤伶伶地躺在病床，最大的安慰來自隔壁病床的小女孩曉淇，她會和他說話，鼓勵他。在他人生的黑暗低谷，曉淇給了他希望；或許也是這樣，曉淇的模樣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上。

但這段關係，在曉淇離院後就失了聯絡；直到長大後，阿泰在台北認出了曉淇。可是曉淇並不記得他，因此害羞的阿泰只敢每天到曉淇工作的郵局寄信來接近她。但在不知原因的曉淇眼裡，他卻像是個怪胎。還好有電影編劇的恩賜，在時間暫停的設定裡，他才有機會與曉淇共處一天，而曉淇也才有機會明白他的心意。

不過，這也是劇情引發爭議的地方。癡心的阿泰如此示愛的舉動，在現今顯得有點不合時宜。他在對方沒有意識的情況下，不論是碰觸對方的身體，或是限制對方的行動，都違背當代強調的「身體自主權」觀念。雖然我們知道純情的阿泰不會真的傷害曉淇，但傷不傷害，其實不是從阿泰的角度認定，而是來自曉淇的主觀意識。而因為當下的她沒有意識，因此我們無從得知，而阿泰當然也無從得知。既然不知道，就容易陷入「自以為是」、「一廂情願」的風險裡。

或者我們這樣問，若阿泰是在曉淇清醒的時候邀她出遊，曉淇是否會答應？如果她會，那阿泰的舉動較能被接受；如果不會答應，阿泰的行為就容易解讀是強迫對方來配合自己的需要了。

這也是我覺得從愛情的角度來看這部片會容易走味的地方。我懂阿泰的善良與純真，但我也懂世界的險峻與複雜，用自己的方式愛一個人很簡單，但要對方接受有時並不容易。雖然他們經過「消失情人節」的時間校準，讓他們終於像在對的時間上，來到彼此身邊。但這一快一慢的生命節奏，是否就能從此調和，還是這只是揭開差異的新起點？對我來說，是無解的答案。

因此，曉淇與阿泰對我的意義，較無關愛情，而是與失落的自我相遇；他們各自代表對方身上失落的一部分，找到彼此，就像找回自我。從這樣的角度的來看，這部片就會充滿暖意。

我們也可透過這一快一慢的生命姿態，來做自我覺察的反思：當我們活在快快快的生活節奏中，其實我們遺忘了生活裡許多重要的人事物，曉淇就是這樣的代表，她快到很多事情沒辦法在心上留下，因此沒覺察到有人默默在守候她，還為此懷疑自己的價值。

而阿泰卻像另一個極端，慢吞吞的他，彷彿用慢動作在生活，像在細細品嚐每一刻。具體的表現就是他喜歡拍照，他用照片留住了當下，但風險是容易沉溺於過去，而缺乏勇氣與行動去開創未來。

他們的相遇像是種時間校準的提醒，提醒我們在快慢中找到平衡，讓生命中很多被遺忘的情感，重新找到安放的位置。

〈文/黃柏威 諮商心理師〉



每週三晚上六點半，與您相約在山腰大廳一起來嗑電影

活動詳情與獎勵活動可臉書搜尋：
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健康心理中心【山腰電影院】

映後會有專業心理師與您一同探索電影世界的奧妙！



訂閱/取消 上期電子報

發行人：林奇宏 總編輯：簡紋濱 執行編輯：彭琬玲、羅茜文
網頁維護：創創數位科技 瀏覽人數：0291093

Copyright © 2021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

TOP